

明代文人的飲茶與性靈世界

Tea Ceremony and Spiritual World of Literati in Ming Dynasty

文／連啟元 Lien Chi-yuan (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助教) · 圖／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

飲茶是傳統文人的生活風尚，即使在當代，也與咖啡、可可並稱為世界三大飲品，足見重要之處。自陸羽《茶經》以五行納入茶道之中、兼有養生功效以來，飲茶成為各階層的日常生活重要的一環。自明代以來，改變了傳統的品茗方式，並將茶藝、壺藝融入飲茶之道，使得飲茶兼具品味、賞玩、性靈等層次的功能與需求。

品茗與茶人

明代的品茗方式，相較於唐、宋而言，可謂是一大變革，因為唐、宋時期的飲茶，是以團餅茶為主，意即將茶葉壓製成圓餅狀，並採用煎茶法或點茶法；而明代的品茗方式，是以沸水沖泡條形散茶，稱為壺泡法、撮泡法、瀹飲法等，更有工夫茶的雅稱。由於品茗方式的改變，是以沸水沖泡條形散茶，茶器相較之下較為精緻，當時人逐漸偏好小型茶壺，以小巧為貴，馮可賓《芥茶箋》認為「茶壺以小為貴，每一客，壺一把，任其自斟自飲，方為得趣。何也？壺小則香不渙散，味不耽擱。況茶中香味，不先不後，太早則未足，太遲則已過，得見得恰好，一瀉而盡。」因為小巧，所以可以自得其趣，沖泡的茶

香更是恰到好處。

文人的飲茶方式，強調簡潔清幽，以茶會友，進而詩文唱酬，有著瀟灑自適的隱逸特質，張源《茶錄》就認為「飲茶以客少為貴，客眾則喧，喧則雅趣乏矣。獨啜曰神，二客曰勝，三四曰趣，五六曰泛，七八曰施。」飲茶的伴侶，以人少為勝，人多則眾聲喧嘩，足以破壞雅興。而朱權更有一套茶道的規範，《茶譜》即羅列了茶具、用水、煎製、品飲等茶藝內容，以及自創的茶道方式：先擺設香案、安置茶爐，再取出茶具，汲取清泉，碾碎茶末，燒沸泉水。當水開始燒沸，冒出蟹眼般的氣泡時，便注入茶甌之中，再分置於茶盞。然後主客共享品茗，清談論道，兼以琴棋消遣。而茶具也賦予個性化的象徵，例如煮茶的竹製風爐，稱為「苦節君」，象徵每日雖受到烈火炙燒，都能堅貞自守之意；抹布則稱為「受污」、儲水器具稱為「水曹」、茶秤稱為「執權」等，多饒富趣味，也提供了品茗時自我內在的觀照。所以文人品茗時，兼具了茶侶、茶藝、茶趣，不僅調和了味蕾，更充實了性靈的交流。



唐寅 溪山漁隱 明代 29×351cm 絹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



王問 煮茶圖 清代嘉靖 30×383cm 紙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

茶器的造形

明代文人精緻生活的追求，使得與品茗相關的茶器，也趨於多樣性，主要分為：茶壺、茶焙、茶籠、湯瓶、茶盞、紙囊、茶洗、茶瓶、茶爐、貯茶等類，從材質上而言，明代茶壺以紫砂與瓷器為主，紫砂首推嘉興，瓷器則以景德鎮白瓷為上。紫砂壺因紫砂土質細膩，具有良好的透氣性和耐高溫，當時人認為以紫砂壺來沖泡茶葉，能把茶香完全激發出來，文震亨《長物志》即提到：「茶壺以砂者為上，蓋既不奪香，又無熟湯氣。」就以紫砂壺為上品，使得紫砂壺成為明代中後期以來主流的茶壺。加上紫砂壺使用越久，壺身的色澤越發光亮，若經常擦拭，更變得圓潤亮麗，因此聞龍《茶箋》所說：「摩掌寶愛，不啻掌珠。用之既久，外類紫玉，內如碧雲。」所以紫砂壺不僅是品茗的茶器，更是明代文人的賞玩精品，甚至沿襲至今，品茗的人多有養壺的習慣與雅致。

周高起的《陽羨茗壺系》，則將紫砂壺自明代中葉興起以來，進而取代銀、錫、瓷壺等情況，做了詳細的勾勒，還提及當時供春、董翰、時大彬等31位紫砂製壺師傅的技藝與作品。同時記載了紫砂壺泥料產地、製壺地點，泥料包含：嫩泥、石黃泥、天青泥、老泥、白泥等，製壺的土色多細土淡墨色，製成後上有銀沙閃點，光彩奪目。但這些泥料經過一段時間，產地有時會有偏移，所謂「出土諸山，其穴往往善徙。有素產於此，忽又他穴得之者，實山靈有以司之，然皆深入數十丈乃得。」反映出環境的變遷，造成土壤改變的特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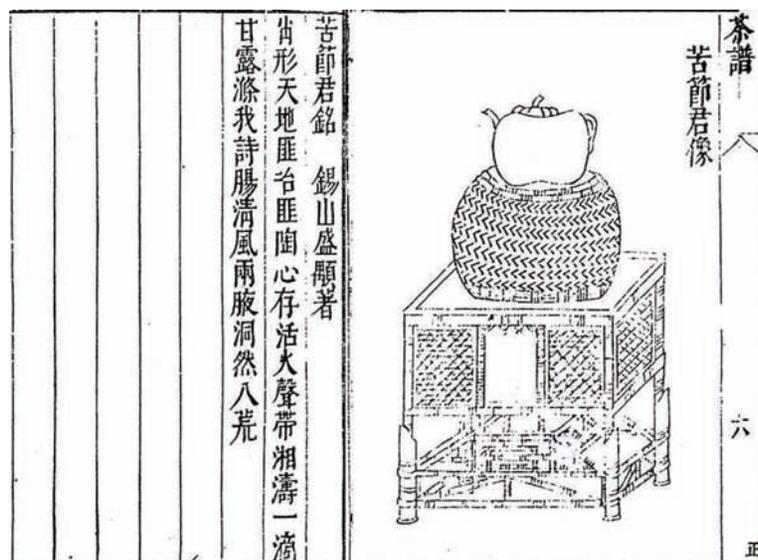
上述製壺名家之中，以時大彬的技藝最為著名，被當時製陶界譽為「壺家三大妙手」之一。時大彬精選紫砂泥調配成各種泥色，用以製壺，多為雄渾古樸的風

格，初期以大壺為主，後期則崇尚小壺，並落款製作年月，被推崇為壺藝正宗。另外，也在泥料中摻入細砂，形成「砂粗質古肌理勻」的特色，又創方形、圓形等壺式，更使人耳目一新。

白瓷茶盞的造形美觀、典雅，也深受文人喜愛，明代自永樂時期景德鎮燒製的白瓷，胎白細緻，釉色光潤，具有「薄如紙，白如玉，聲如磬，明如鏡」的美譽，時人稱之為「填白」，以「填白」釉燒製的茶盞，造形穩重，比例勻稱。文震亨《長物志》就記載宣德的尖足茶盞「料精式雅，質厚難冷，潔白如玉，可試茶色，盞中第一。」高濂《遵生八牋》也說：「茶盞惟宣窯壇盞為最，質厚白瑩，樣式古雅，有等宣窯，印花白甌，式樣得中，而瑩然如玉。」更指出「惟純白色器皿為合最上乘品，餘皆不及。」白瓷的溫潤美感，注入茶湯之後的光澤，玉質與茶色的相互輝映，是頗受許多明代文人的喜愛。

結語：不令俗物擾清供

明代文人追求品茗的文化氛圍和歸隱性質，反映在文人徐渭看法，他將最佳的品茗環境，列為「十二宜」：宜精舍、



不詳 苦節君像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本



不詳 寶石紅釉僧帽壺 宣德 高19cm、口徑16cm 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

宜雲林、宜永晝清娛、宜寒宵兀坐、宜松月下、宜花鳥間、宜清流白雲、宜綠蘚蒼苔、宜素手汲泉、宜紅妝掃雪、宜船頭吹火、宜竹裡飄煙。這些所謂適宜的環境，最主要的是簡單、自然、雅致、獨坐等特性。而文人追求雅致的品茗情趣，在茶藝的創新與改良之下，兩者遂逐漸融為一體。

時大彬就當時明代中期以來，堪稱壺藝大家，然而何以獨占鰲頭？除了本身精於選泥料、製作之外，改良了材質的比例，另一方面則是掌握當時的品茗習慣，聽從陳繼儒等文人的建議，將大壺改為小壺，使紫砂壺不僅適合文人的飲茶習慣，小巧的特質，更反映出內心自娛、閒適的精神寫照。而紫砂壺的形制，多古樸素雅，深得文人的喜愛，因此將壺藝引入了文人的生活情趣，讓壺藝與茶道相結合，把壺藝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高峰。可見傳統與創新，實為一體兩面，雖然新的傳統有可能是被時代創造出來，但是若有著舊傳統的深厚底蘊，無論是技藝或思想，都將會更加開闊、宏觀。因此，在壺藝與茶道的融合之下，對明代文人而言，品茗不僅是滿足身體的渴望，更是追求心靈世界的探索。🌱

延伸閱讀

- (明)文震亨，《長物志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新編》，臺北：新文豐，1985。
- (明)朱權，《茶譜》，收入《中國古代茶葉全書》，杭州：新華，1999。
- (明)周高起，《陽羨茗壺系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續編》，臺北：新文豐，1989。
- (明)高濂，《遵生八牋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83。
- (明)馮可賓，《芥茶箋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續編》，臺北：新文豐，1989。
- (明)顧元慶，《茶譜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。
- 新北市坪林茶業博物館 <http://www.tea.ntpc.gov.tw/>
- 香港茶具文物館 http://hk.art.museum/zh_TW/web/ma/tea-ware.html
-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本 [https://iif.lib.harvard.edu/manifests/view/drs:53522895\\$601](https://iif.lib.harvard.edu/manifests/view/drs:53522895$601)